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01YB1309）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委托项目（09A-001）

述本堂诗集·宁古塔纪略

方登峰 方式济 方观承 吴振臣◇著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01YB1309）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委托项目（09A-001）

述本堂诗集·宁古塔纪略

方登峰 方式济 方观承 吴振臣◇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述本堂诗集·宁古塔纪略 / (清)方登峰等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2
(东北流人文库 / 李兴盛主编)
ISBN 978-7-81129-850-5

I. ①述… II. ①方…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清代②宁安市-地方史-清代 IV. ①I222.749
②K2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5965 号

述本堂诗集·宁古塔纪略

SHUBENTANG SHIJI · NINGGUTA JILÜE

[清]方登峰 方式济 方观承 吴振臣 著

责任编辑 于丹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9.75
字 数 499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9-850-5
定 价 8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北流人文库》编委会

主 任 张效廉

副 主 任 张 翔 艾书琴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天红 任海天 李兴盛 张立民

庞玉红 赵军生 赵儒军

执行主编 李兴盛

《述本堂诗集·宁古塔纪略》编委会

主 编 李兴盛

副主编 徐小滨 刘丽华 赵桂荣 金 凤

全宏添

编校者 曹 威 邓天红 董 丹 徐彤艳

孙海春 金 凤 秦文鹏 赵 树

郑伟华 张丽伟 殷博隆 姜雪娥

王任仲 王 佳 刘 波 贾书利

贾书梅 叶 晨 马立立 邵长霞

李 雷

李兴盛与流人学的研究

(《东北流人文库》代总序)

世有“显学”与“晦学”之分，“显学”为当世所重，群趋若鹜，如清之乾嘉考据学，今之红学、敦煌学等等，于是资料盈筐，成果丰硕，人才辈出，为举世所瞩目。“晦学”则不然，虽其学重要，然资料发掘艰难，前人成作较少，一时难见其功，学人多视为畏途，潜研者寥寥，若为世所遗忘者，今之流人学类此。

流人源出于流刑，多为蒙冤受屈，备受迫害与刑罚者。流人颇多具有文化素养，甚至学问淹博者也为数不少，世所谓“天下才子流人多”即指此而言。其人虽投诸四裔，犹不弃边远，播种文化，开发蒙昧，厥功至伟，是流人与流人文化问题固不得不有所研讨，而世之投身斯学者，固屈指可数也。

我之接触流人问题，始得益于安阳谢国桢(刚主)先生。我家与谢氏有通家之谊，少时曾借书于谢氏，得读刚主先生所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为前此未读之书。见其对清初发戍东北之流人所作专门性研究，既钦其治学视野之广阔，复感其研究有裨于清初开国史的探求。后此则未见有关流人新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中辄有因种种新账老账一齐算而遭贬谪者，西部荒漠及北大荒

等地均有其人,虽下放、锻炼名目各异,而其实与流人差近。投鼠忌器,颇为流人问题之研究增忌讳。七十年代初,我曾下放农村四年,耕余无聊,又谨言慎行,寡交游,遂就所携图籍中之流人著述,时加研读,随手札记心得,积久乃成《读流人书》一文。此举一则纾烦遣愁,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再则见流人虽困处厄塞,而犹能寄托诗文,传播文化,颇受激励。深惟似此群体而淹塞不彰,研究者又甚鲜而深致感慨。八十年代初,海宇廓清,学术文化顿显新颜,有幸获识西北周轩、东北李兴盛二君,皆以流人问题研究自任,撰述探讨,卓有成就。其穷年累月从事“晦学”研究之精神,尤令人钦佩。

我识李君兴盛较晚,初仅书信往来,继又得读其惠我大作。我虽曾粗涉流人之学,而视李君所著之精深,则瞠乎其后矣!1989年,先后读其所著《边塞诗人吴兆骞》及《东北流人史》,见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及从个案研究走向通史研究的历程,窃喜流人学研究之得人!惟惜其尚局限于东北一隅,深冀其由一隅而扩及全面。孰意不及五年,而百余万言之《中国流人史》又问世,李君用功之勤,投入之深,求之当世,实不多见。我曾为此书做过鉴评说:《中国流人史》“‘是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我通读《中国流人史》的最深感受是,他不把知识分子流人的遭遇作为个案,而是加以群体的系统记述,使之成为记述中国知识分子坎坷经历、不幸命运、悲惨处境而仍能百折不挠,利国利民,奋发向上的感人史诗”。1998年冬,兴盛复以所主编之《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种)》一书见惠,此书以清方拱乾之《何陋居集》为总名而含有宋、清、民国之流人文献共二十二种,为流人史之研究提供基本史料,厥功至伟。次年,兴盛不辞千里,亲临寒舍,一倾积愆,交流沟通,听其言,观其行,固恂恂然一君子也。我读书未遍,关于流人史的研究,除周、李二君的著述外,其他专著、论文所见尚鲜,此流人学之所以为“晦学”也。究其缘由,愚意以为治此学者必须具备三条件:

其一,研究者必须久居边远戍地,对流人生活背景、岁月煎熬,有亲临其地的切身感受,有一种为不幸者存史的激情冲动,乃以真挚的感情去探讨、研究,从而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史。这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其二,研究者必须具备发现挖掘史源、搜检考校史料和公允评论人物的学识底蕴与熟练技能。唯其如此,方能于人于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方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案至群体,由古代至近世,撰成诸种有关著述,使流人学之研究不数十年而蔚为大观。这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三,研究者必须淡泊自甘,矜矜自守,不急功近利,不艳羨荣华。以悲天悯人之心,阐幽发微;不偏不倚,还人物以本来,终其生而无怨无悔。这是最重要的史德。

三者言易而行难,周、李二君得天独厚,幸逢其会,一羁居西陲,一谋食黑水,耳听故老逸闻,目见流人遗迹,抚今思昔,思潮汹涌,笔端激情,油然而生。二君皆好学深思之士,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广搜博采,勤于著述,颇见称誉于学术界,而李君兴盛所著连年问世,凡个案研究、文献记录、史事纵论,皆所涉及,涵盖可谓深广。2000年,兴盛更将其流人文化研究延伸至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领域,主持《黑龙江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编写工作,其第一种《流寓文化中黑龙江山水名胜与轶闻遗事》一书,既出版问世,赋流人学以实践意义,研究对象由流人扩展至客寓人士,视野愈益开阔。2000年,复出示其另一种《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兴盛倾历年之积存,更于《中国流人史》之基础上,总结升华,成此论集。捧读之余,欣悦不已。

兴盛之辑《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虽为辑录其于流人问题研究中之理论观点,实则寓构筑流人学框架之深意。书分上下编,上编阐述有关流人与流人文化之理论问题,诸如流人的分类、流人史的分期及流人文化的界定与特性、流人历史作用的评价等等;

下编为文选,辑与撰者及其著作有关之资料,可备了解兴盛治学历程与所获成就之参考。从此,兴盛之于流人学之研究,有史、有论、有专门著述、有文献汇编,足称完整架构专学之规模。

目前,为了弘扬我国历代东北流人在逆境中建功立业、保卫与开发边疆的业绩及其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促进由谢刚主先生开创的流人史、流人文化,乃至流人学这一新学科、新体系、新流派真正创建成功,兴盛君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及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以其三十余年研究成果为基础,正在编纂《东北流人文库》这部大型的历史文化丛书。《东北流人文库》拟分为“流人文献”与“流人研究”两大部分,堪称一部恢宏巨著。

相信我国前所未有的这部开拓型丛书的出版,对于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与黑龙江边疆文化大省的建设,对于东北,乃至全国历史文化,尤其是文学史、刑法史、民族交流史、人口迁徙史等学科的研究,对于繁荣我国出版事业,都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流人学的建立是兴盛的一个梦,他自谦目前是“残编寻旧梦”,我看他已在日益走近“全编圆美梦”的佳境。他自勉是“攀登今未已,风雨正兼程”,我则以耄耋之年真诚地期待流人学不久将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表上堂堂正正地占有一席之地。流人学之跫然足音,殆已日近一日。兴盛其勉旃!

束新夏

二〇一〇年元月

凡 例

为了弘扬我国历代东北流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自强不息苦心经营的奋斗精神,关心国事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为了彰显他们在逆境中建功立业、保卫与开发边疆的业绩,为了促进由谢刚主先生开创的流人史这种新学科的研究,并使流人文化,乃至流人学这一新体系、新流派真正创建成功,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及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在本人三十余年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理论化的流人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了这部大型的历史文化丛书。相信我国前所未有的这部开拓型丛书的出版,对于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与黑龙江边疆文化大省的建设,对于东北,乃至全国历史文化,尤其是文学史、刑法史、民族交流史、人口迁徙史等学科的研究,都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将本丛书“流人文献”的编辑凡例介绍如下:

(一)本系列所辑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著述:一为东北流人及其曾经出塞的亲友自撰的各种(诗文、史地、学术等)著述;一为前人(流人除外)所撰所编(如吴燕兰编《汉槎友札》、吴晋锡《半生自纪》)以及今人所辑录的与流人有关的各种体裁(包括碑传文)传记资料著述等。

(二)本系列所收流人及其曾经出塞的亲友自撰文献,上限始于有文献流传的宋辽金,下限止于清末。

(三)本系列所收各种流人文献及相关资料著述,原则上可以单独成册者印成一册,反之则将一人之多种著述或将数人之著述合为

一册印行。

(四)本系列所收各种著述,均冠以一篇“前言”,主要简单介绍作者行实与著述、所收著述之版本概况以及选用的底本。至于所收著述之史料价值及对作者的评价,不一定每书均有。这一点,请读者自行审酌。此外,书后尽量附录几种与作者及该文献相关之资料,供读者研读之参考。

(五)在整理过程中,将原竖刊本改为横排本,将原文之繁体字、异体字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原有避讳字(如为避康熙玄烨讳之“玄”字,方拱乾、方孝标之诗文集均缺末笔,陈之遴之诗集则作“元”)一律改回。对少数民族含有侮辱性之字改为今天的正字,如《浮云集》之“猺”改为“瑶”等,其他则一仍其旧。但下列情况除外:

①专名用字(如人名、地名、事物名称)及容易引起歧义的繁体字,按习惯酌予保留。基于此,《甦庵集》之“甦”不作“苏”,地名真(tián)颜山之“真”不作“置”,徐湘蕝之“蕝”不作“莘”。又如表示剩余、多余之义的“馀”字,与代表“我”之“余”字极易引起歧义,因此不能一律以“余”字替代,有时必须作“馀”。基于此,“余生”、“余身”与“馀生”、“馀身”有别,而陈之遴“应连万死馀”句、释函可“自悔罪深馀舌在”句之“馀”字不能简化为“余”。同样的道理,陈之遴诗中的“於戏”与“短歌哀筑漫相於”之“於”也不能简化为“于”。方拱乾“八载纍人此日还”诗句中的“纍”字不宜简化为“累”。另如“髮”与“发”、“麵”与“曲”等经常会引起歧义等字也作如是处理。

②为了忠实于原文,同时为了便于学者对地名、人名、物名等事物名称源流及异名之考证与研究,同一名称的不同用字或词,酌予保留。如在古代文献中,长江多作扬子江,也有作杨子江者,山海关多作榆关,也有作渝关者(《浮云集》即作杨子江、渝关),凡此本系列二者并存,不予统一,余此类推。

③古籍刻本中多有通假字,为了忠实于原文,我们在点校整理时未予改正,仍存其原貌,如《甦庵集》辛丑年卷首有“男亨咸较”四

字，“较”是“校”的通假字。余者类推。

(六)本系列收录之流人文献，诗、词、赋与散文并存。为了整齐划一与美观，诗之排版五言、七言者基本每两句一行（杂言诗也尽量仿此）。作者之原注与我们所写之校记（改正、说明、增补）或注释等文字，则以“编者按”的形式，作为脚注，置于本页界线下。而散文、赋、词（包括序、跋），则采取连排的排版方式。词有上下阕者，则在上下阕之间空两字。

作者原注及我们校改文字则作如下处理：凡原误、衍字应删或疑误之字，均加（ ），而改正、增补或说明之文字则加〔 〕，至于疑误之文字不宜改正者，则于〔 〕中加问号即〔？〕，以示存疑。错误之字显而易见者（如干支中己亥误作巳亥等）径改，可以推知其误者，在〔 〕中注明“当作某”或“疑作某”。凡阙文或原文实在无法辨认之字，则以□代之。

又及，本丛书所收之文多据前人刻本，有的原文有正文和注文之分，注文多为双行夹注。我们在点校整理时，对此类注文采用比正文（宋体）小一些的楷体字编排，以示与正文有所区分。



前 言

本书由《述本堂诗集》与《宁古塔纪略》组成。

《述本堂诗集》诗十七卷，附文一卷，计十八卷。清方登峰、方式济、方观承祖孙三人著。

方登峰，字臬宗，号屏垢，安徽桐城人。少詹事方拱乾之孙，侍讲学士方孝标之子。由于“自幼继与方兆及为子”^①，因此有些史籍，谓登峰系兆及之子^②。实则两种说法，均有道理。方兆及，字子诒，号蛟峰，“幼嗜学，于书无所不通”。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累迁刑部郎中，出为济宁兵河道佥事，后以劳卒于官，时登峰方八岁。登峰至十六岁补县学生，工诗善画，出游四方，知名于世。康熙三十三年（1694）贡生，授中书舍人，迁工部都水司主事。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起，以本生父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有所谓“大逆等语”，且为《南山集》所引用，因此被捕下

① 佚名：《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古学汇刊》第一集）。

② 关于方登峰究竟是方孝标之子，还是方兆及之子，说法虽然各异，但实无矛盾。方苞《弟屋源墓志铭》、徐璈《桐旧集》卷三、《桐城续修县志》卷十三谓方登峰系方兆及之子。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金天翻《皖志列传稿》卷二、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五十一谓方登峰系方孝标之子。而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八虽谓式济系兆及之孙，但又谓“《南山集》事发，语连公本生王父”，可见也认为登峰生父非兆及，至于究属何人，该书未明言。考佚名《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载有方登峰被审供词，内云：“我自幼继与方兆及为子，我生父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此足以证实登峰生父为孝标，养父为兆及。又，方孝标《纯斋诗选》卷五首载校订者姓氏有“侄男登峰”。登峰以侄兼子事孝标，此亦可证孝标为登峰之生父。



狱。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同其兄方云旅、侄方世樵并妻子等,被判处遣戍卜魁(今齐齐哈尔市)。在戍所,“虽处绝塞寒天,手一编,终日忘其身之在难也”^①。至雍正六年(1728)八月卒于戍所。一作雍正三年(1725)卒。^② 其生年不详,但其《侄庄携〈何陋居集〉、〈甦庵集〉诗读之有感》一诗云:“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人出塞诗?”按“五十年前”之祸,系指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场案事,方拱乾及方孝标等,即以此案牵累徙宁古塔。征车之行,指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方拱乾全家出塞之事。此诗既云“征车行后我生时”,则表明登峰生于同一年,即顺治十六年(1659)。这样,到雍正六年卒时,享年七十岁。^③ 遗著有《依园诗略》、《星砚斋存稿》、《垢砚吟》、《葆素斋集》、《葆素斋集古乐府》、《葆素斋集今乐府》、《如是斋集》各一卷。前二卷,系“少作及官京师诗”^④。后五卷为塞外之作。其“古诗得乐府神理,七律亦雅健”^⑤。而且由于其诗歌,多作于塞外,故“词多悲苦”^⑥,边塞的风光、景物、风土、人情,历历如绘,为“考边事者,所必取资也”^⑦。有人谓“尝著《卜奎杂志》一书,惜不传”^⑧。此说贻误。

方式济,字屋源(一作渥源),号沃园,登峰之子。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少侨居金陵,工诗善画。“十六补诸生,省墓桐城,来往枞阳,与诸老宿唱和,积诗盈帙。”^⑨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康

① 《述本堂诗集》黄叔琳序。

② 《桐城续修县志》卷十三,《方登峰传》。

③ 按:关于方登峰生卒年,说法各异。《桐城续修县志》及佚名《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作雍正六年八月。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五谓:“登峰卒于雍正三年,年六十七。”二者孰是,待考。

④ 《述本堂诗集》黄叔琳序。

⑤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五十一。

⑥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五。

⑦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五。

⑧ 魏毓兰:《龙城旧闻》卷二,附记。

⑨ 《桐城续修县志》卷十一。

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授中书舍人。《南山集》案起,他又“多方以脱族人”^①。后随父流徙卜魁。在戍所,“躬自炙坑(炕),坐荆棘风雪中,两手皴裂。暇则吟咏承欢,杜门屏迹”^②。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年四十二岁。^③ 卒时,“边人如痛亲戚”^④,可见他与当地人民友谊之深。著有《易说未定稿》六卷、《陆塘初稿》、《出关诗》各一卷。另外,“又据所见闻,考核古迹,为《龙沙纪略》一卷”^⑤,“分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贡赋、物产、屋宇九门。其书记载详核有法,于山川尤考证致慎,为言北塞者所必需”^⑥。其“诗摹昌谷,不仅形似”^⑦,而且“诗格廉悍,乐府尤矫矫不群”^⑧。

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式济次子。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八月十日。祖父登峰及父式济遣戍卜魁时,他与长兄观永“归金陵,家无一椽,借居清凉山僧寺。有中州僧,知为非常人,厚待之”^⑨。康熙五十二年(1713)“去金陵,北至京师”,“是冬,偕伯兄东出关,浮沉辽沈间。乙未之春,省视卜魁”。^⑩ 途中,“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余里”。在戍所“扫马通(即马粪)为薪,点湏乳(乳汁)为饵,备极艰苦”。“自丙申至辛丑留塞上凡五年”,“壬寅赴京师”。^⑪ 后来登峰病逝,他盗其父祖骸骨,徒步负入关。雍正九年(1731),为平郡王福彭所赏识。次年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征准噶尔,奏为记室,以军功授内阁中书,累官至浙江巡抚、直隶总督等职。乾隆三十三



- ① 方苞:《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七,《弟屋源墓志铭》。
 ② 《桐城续修县志》卷十一。
 ③ 方苞:《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七,《弟屋源墓志铭》。
 ④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八。
 ⑤ 《清史列传》卷七十一。
 ⑥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八。
 ⑦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五十七。
 ⑧ 《清史列传》卷七十一。
 ⑨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恪敏公神道碑》。
 ⑩ 《述本堂诗集》东间剩稿自序。
 ⑪ 《述本堂诗集》宜田汇稿。

年(1768)八月卒,年七十一。^① 溢恪敏。卒时“家无余财”,仅“有书数十笈”^②,可见其居官之廉洁。著有《东闾剩稿》、《入塞诗》、《怀南草》、《竖步吟》、《叩舷吟》、《宜田汇稿》、《松漠草》、《看蚕词》、《薇香集》各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集》二集二卷,《方恪敏公奏议》七卷,《坛庙祀典》三卷。其诗“随境为哀乐。早年于役,诸诗苍凉悲壮,尔后进入亨途,多应制之作,风格亦稍稍下矣”^③。

方登峰、方式济之诗,大部分作于塞外,方观承写于东北塞外之作,虽然占其全部诗作的少部分,但相对来讲,也是不少的。这些塞外诗,山川景物的历历如绘,风土人情、物产气象的刻画细微,都是笔力万钧、动人心魄的。如方登峰的《灯官曲》、《打貂行》、《卖鱼歌》等,方式济的《至卜魁城,葺屋落成》及方观承的《卜魁竹枝词二十四首》等,堪称字字珠玑。这是研究清代黑龙江史乃至东北史的珍贵文献。

《述本堂诗集》为方氏家刻本,我们见过内容递增的三个印本,即乾隆印本、嘉庆印本和道光印本。乾隆印本系方观承兄弟于乾隆十八年开刻、十九年竣工的初刻初印本,北京图书馆等有藏。内容包括方登峰和方式济的全部诗作以及方式济的《龙沙纪略》一书,也刻印了方观承自己早期[雍正十三年(1735)以前]的诗作,收方登峰《依园诗略》、《星砚斋存稿》、《垢砚吟》、《葆素斋集》、《葆素斋集古乐府》、《葆素斋集新乐府》、《如是斋集》各一卷,方式济《陆塘初稿》、《出关诗》各一卷,方观承《东闾剩稿》、《入塞诗》、《怀南草》、《竖步吟》、《叩舷吟》、《宜田汇稿》、《看蚕词》、《松漠草》各一卷,计十七卷,

① 姚鼐:《惜抱轩集》文后卷五,《方恪敏公家传》。按:袁枚所撰方观承神道碑(《四部备要》本)作卒于乾隆三十二年,与姚鼐之说相差一年,实误。考袁枚与观承生于同代,且又相识,叙其卒年,不应有误。之所以如此,殆《四部备要》之刊刻有误所致。

② 姚鼐:《惜抱轩集》文后卷五,《方恪敏公家传》。

③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六十九。

另附方式济《龙沙纪略》一卷，计十八卷，总称《述本堂诗集》。嘉庆印本是方观承之子方维甸在嘉庆十四年(1809)刻的，除了重印乾隆印本的全部作品外，又续刻了方观承由乾隆元年(1736)至三十三年(1768)的诗作，即《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共五卷，称为《述本堂诗续集》，上海图书馆、齐齐哈尔市图书馆等有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还发现一种由方维甸之子方传颖兄弟在道光六年(1826)印制的本子，此本只增刻了方维甸的诗作《心兰室剩稿》，其余内容均与乾隆、嘉庆两个印本相同。

这次付印，是以嘉庆印本为底本，参照乾隆十九年(1754)印本与道光六年(1826)印本校订、标点的。原书《龙沙纪略》排版顺序安排于方式济《出关诗》之后，我们这次整理，将诗全部集中，因此《龙沙纪略》作为第十八卷，附录于整个诗集之后，特此说明。

为了供研究者参考，将《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本书的提要、方登峰祖孙三人的碑传资料，作为附录，刊于书后。

《宁古塔纪略》一卷，清吴振臣著。

吴振臣(1664—?)，字南荣，江苏吴江人。其父吴兆骞以顺治十四年(1657)丁西南闱科场案牵连，流放宁古塔二十三年，于顺治十六年(1659)出塞，夫人葛氏于康熙二年(1663)二月五日至戍所，次年十月十四日生子，即振臣。振臣至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始因其父赦还而离戍，时“已为成人，其中风土人情、山川名胜，悉皆谙习，颇能记忆”。归后游食于亲友间，康熙四十六年(1707)，应福建汀州府冯协一之邀入幕。康熙五十二年(1713)，冯协一调台湾，振臣随往，撰有《闽游偶记》。归后，至康熙六十年(1721)，追忆其在塞外见闻，撰成《宁古塔纪略》，记其父遣戍往返始末，间及当地风俗物产。虽然由于是“童年阅历，未知延访，衰龄撰述，又不免遗忘”(叶廷琯语)，记事简略，且有失误，但由于所述多为所闻所见之事，作为第一手史料，该书仍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得失参半，可称定论。

